

黃易

◎ 三才系列

魔族武林

卷三

蝶夢入魔

黃易

◎ 三才系列

魔族武林

卷三

蝶夢入魔

1247.58

黃易

魔族武林

● 玄幻系列

蝶夢入魔

(桂)新登字 02 号

玄幻系列·魔族武林

黄易 著

责任编辑 包晓泉

封面设计 张 峰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40 千字:7400

版 次 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ISBN 7-5363-3122-3/1·803 全套定价:56 元(共四卷)

(14 元/卷)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自创《异侠系列》和《玄幻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展示新奇的意境。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如果说，在武侠文坛上，金庸、古龙、梁羽生曾“三国鼎立”，各成一代宗主，那么，在众多后起高手中，黄易一出江湖，便脱颖而出，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犹言之过早，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看黄易的书，有若跨越了的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体能和智力的极限）。其丰富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布局，宏大缜密的构思，紧凑精妙的情节，峰回路转的结局，着着出人意表，使读者不忍释手，欲罢不能。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黄易小说的出台，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心灵不再寂寞。

第一章 帝京凶杀

赵四公子蹲在地上，身前铺着一张油纸，油纸上头摆着十来个包子，他一手一个，囫囵抛入口中，左手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汁，骨嘟嘟喝一大口，好不畅快。对面还有一家卖酥糖的小摊档，一列一列的酥糖整整齐齐排放在木桌面上，糖气飘香。满脸大麻子的小贩扬声叫卖：“酥糖哟！好香好甜酥糖哟！”一口四川口音，声如破锣，中气十足。

赵四公子看着听着，也觉馋涎，决意吃完包子，便买上一、二百颗酥糖，大快朵颐，吃剩的拿回紫禁城，留给楚十力吃。

忽听得身旁有一声暴骂：“小子，你找死，竟敢偷老子的包子？”赵四公子转头一着，只见刚才卖包子给他的小贩，一手捉住一名小叫化纤细的手臂，另一掌狠狠朝小叫化后脑拍打过去。小叫化年约十四、十五岁，身材瘦小，面目衣服均是肮脏不堪，给包子小贩捉住手臂，衣襟衣袖一共滚出三个包子，跌在地上。

赵四公子见到小叫化，心念一动，微微一笑，长臂捉住包子小贩的手腕，那后脑一巴掌便掴不下去。

包子小贩手腕如遭铁钳，大吃一惊，一瞧眼前，忽然出现一个俊俏书生。赵四公子堆笑道：“老板，小的付包子的账，您老哥借个光，饶过这小子，好不好？”数了五枚铜钱，放在包子小贩的扁担上面。

包子小贩狠狠瞪了小叫化一眼，呸出一口浓痰，哼道：“难得有冤大头付钱，算你这小子走运。”立刻知道失言，连忙道：“老兄，我可不是骂你。”赵四公子一笑松手，心道：“你老哥真是语无伦次，冤大头不是骂我，还有骂谁？”

包子小贩收起了五文钱，举起手腕一看，瘀痕宛然，心下骇然：“瞧这小子斯斯文文，恁地如此大力。莫非，莫非他竟是乔装打扮的江洋大盗？”上下打量赵四公子数眼，无论如何，怎看都不像江洋大盗。

小叫化谢也不谢，溜烟便欲跑走，赵四公子霍地抓住他的手臂，笑道：“小兄弟，且慢。”转头问包子小贩：“老板，看你相貌堂堂，怎地做生意如此不老实？”

包子小贩没好气道：“我做生意怎地不老实？”

小叫化给捉住手臂，又急又怒，嗔道：“你干嘛捉住我的手臂，快放手！”声音清脆，还未转大人声音。

赵四公子摇头道：“小兄弟，是这样子对恩公说话的吗？好没家教！”再对包子小贩道：“包子一文钱三个，对不对？”

包子小贩道：“对呀！”

小叫化右臂用力摇摆，左手设法扳开赵四公子的手指，始终挣不脱开，不住跺脚道：“快放手！快放手！”

赵四公子道：“我给了你五文钱，那位小兄弟只拿了你三个包子，所以你还欠我四文钱，对不对？”对小叫化笑道：“小兄弟，别忙着走，大哥哥请你吃包子，吃完才走，好不好？”放开了手。小叫化忽地肚子传来“咕”的一声，登时满脸通红，幸好脸颊涂得漆黑，也没有人瞧得见。

包子小贩讪讪的包好十二颗包子，递给赵四公子，喃喃道：“我还以为老兄出手阔，那四文钱是打赏。”

赵四公子却道：“不对不对，我要三文钱包子，另加一碗豆汁，豆汁我记得该是一文一碗，是不是？”对小叫化道：“没有豆汁，怎么干啃得下九颗包子？小兄弟，看恩公我多关心你，是不是天下第一号好人？”

小叫化挥动着手臂，稍减适才被赵四公子紧握的麻木感觉，听见赵四公子此言，不禁吓唬笑了出来。

赵四公子从包子小贩手上接过包子及豆汁，递给小叫化，说道：“小兄弟，你受我五文钱之恩，跟我一起在这儿吃一顿包子，这笔账便算一笔勾销，怎么样？”小叫化一声不吭，一口吞下一个包子，喝一口豆汁，蹲了下来。赵四公子大喜，从袖里掏出四文钱，递给包子小贩，说道：“给你的打赏。”

包子小贩喜出望外，满口道：“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赵四公子蹲在小叫化面前，咬了小半个包子，一连串问道：“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籍贯何地？家中有什么人？为什么会来到北京城？为什么会沦落为叫化子？现在在什么地方落脚？”小叫化一句也没回答，自顾吃包子，吃得津津有味。

赵四公子放下包子，走到对面酥糖摊档，大声问道：“小兄弟，好香好甜酥糖哟，你吃不吃？”买了一大把酥糖，拿起长衫下摆承载，一晃一晃走回来。

一名青年昂然转入大街，身穿金扣丝袄大红短打，前绣猛虎盘山、后绣猛虎出柙，手工精巧，这般的衣饰，显然是贵介子弟。贵介青年走到赵四公子附近时，桂花糖小贩蓦地一抽扁担末端，抽出一柄锥子似的长剑，疾刺而出，从贵介青年左太阳穴插入，右太阳穴洞出，贵介青年哼也不哼，便即毙命。

这一剑既非甚快，招式也非特别高明，只是出招方位阴毒刁钻，时间偏生又拿捏得恰到好处，此时此地此距离此方位使出来，确是令人防不胜防。酥糖小贩拔剑出剑手法纯熟无比，像是事先练习过无数遍，绝对是一招专为在此时此地狙杀贵介青年而创的实用剑法。

贵介青年猝不及防，兼且左目患病，陷于半失明，待得惊觉剑尖从左上方来到，已然太迟，虽身负一身好武艺，只来得及闪开半寸，便已中招。酥糖小贩一剑得手，弃剑而走，想也不想，窜入旁边一条窄弄。赵四公子一抛长衫下摆，数十粒酥糖一起飞向小叫化，叫道：“小兄弟，快接来吃，好香好甜杀人

酥糖哟！”身法如箭，追向酥糖小贩。

谁知一人比他更快，飒声惊过他身旁，一把抓住酥糖小贩背后衣服，柔声道：“往哪里逃呵。”

酥糖小贩回身一记横鞭拳，奈何那人武功比他高出太多，小擒拿手一拗，酥糖小贩手臂断骹，双膝环跳穴一麻，便欲跪倒。赵四公子不用看也知道来人是风翩翩：普天之下，轻功比他还高的更有谁人？乐得袖手旁观。无论如何，武林四大公子的风翩翩总不成收拾不下这无名杀手。

风翩翩正欲封住酥糖小贩的穴道，突然见到酥糖小贩全身发蓝，软软倒下，立刻闪身一避，不致被桂花糖小贩身体压住。赵四公子与风翩翩均知酥糖小贩已然服毒自尽，对望一眼，心中闪过一个恐怖的名字：“刺客列营！”

刺额列营是江湖一个神秘帮派，专门以刺杀为业，收费极昂，然而每次出手均是计划周详，营中杀手亦尽皆菁英，是以一旦出击，少有不中。万一杀手失手遭擒，便会嚼食藏在齿龈的一种剧毒，以免遭人严刑逼供，吐露刺客列营的秘密，那种剧毒，名叫蓝鸠胆，服后死时全身发蓝，成为刺客列营无人不知的记认。

赵四公子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死了的是什么人？”

要知道风翩翩身份大非寻常，这番显然是专程来救那贵介青年，虽然终究来迟一步，非但救不到人，连捉拿刺客也是功亏一篑，然而那贵介青年来历定然非同小可，方才劳动得风公子亲自出马。

风翩翩无意碰着赵四公子，极是欢喜，凤目含笑道：“也是不什么奢拦人物，不过是铁火堂的铁定山罢了。”

赵四公子诧道：“区区一个铁定山，怎劳得你风公子大骂来救？”说出这句话，立知不妥，后悔不迭：“小子，铁定山尸身犹在大街，你居然说这等风凉话，真是好生凉薄！”重量掌了自

己两记嘴巴。

铁火堂是历史悠久的武林世家，以铁火劲、炼铁掌、铁布衫称誉武林，冶铁之术更是冠绝天下，百年前已被朝廷聘为御用兵器铸冶工场，如今工场分布五省八城军事要冲，雇用民工逾万人，于武林民间均是赫赫有名。

然而铁火堂来头虽大，铁定山却只是堂主铁卷风的外侄，亲疏有别，也算不了什么大人物。

风翩翩惯见赵四公子的狂士作风，不以为忤，说道：“一个时辰前，铁平山在进士楼遭一名堂倌以利刀刺杀；半个时辰前，铁一航在花儿弄的春风院遭一名新来的妓女用绳子勒死。”赵四公子这才恍然大悟：铁一航倒还罢了，铁平山却是铁火堂堂主铁震海的小儿子，如今竟在北京城遭人刺杀，定必大兴问罪之师，甚或惊动皇上，亦未可知。他问道：“捉到凶手了吗？”风翩翩摇头道：“两名凶手都捉不到，如今看来，那堂倌和妓女想都是刺客列营的杀手。”

赵四公子沉吟道：“据说刺客列营每杀一人，收费至少要五万两以上，以铁平山的身份地位，恐怕更要贵上几成，出得起钱连杀三人的，恐怕没多少人罢？”

风翩翩正欲答话，忽见一群官差奔跑过来，分头细察周遭环境证物，为首一名中年人身穿正四品官服，见到风翩翩，躬身行礼道：“卑职霍人杰，参见风大人。”

赵四公子认得中年人是京城七神捕中的求死不能霍人杰，此人审问犯人刑求之酷，闻者丧胆，不由得心生厌恶，蓦地想起一事，连忙转出大街，只见小叫化不知所踪，地下的包子跟桂花糖亦已拿走得干干净净，官差正四出把大街剩下未走清光的小贩行人、店铺伙计尽数逮捕，掣回官府慢慢查问。

风翩翩见赵四公子怅然若失，走过来道：“此处人多气闷，不若找个清雅地方，好了坐下来，共酌一杯。”

赵四公子猛然一省，笑道：“风大人，你可不是看上我吧？”

风翩翩娇笑道：“小弟舍下精壮姬妾近百，可不用劳烦到赵四公子赏光。”顿了一顿，又道：“当然，以赵兄这等人才俊貌，如有雅兴，小弟亦乐于奉陪到底，阖兴乎来。”

赵四公子连忙摇手道：“别说笑了，还是你挑一家馆子，咱们上去大吃大喝一顿，方是正经。”

风翩翩说赢了口才素称了得的赵四公子，格格娇笑，正欲偕赵四公子离开。霍人杰忽地走过来，躬身道“卑职请问大人，案杀经过如何？大人有没有见过凶徒样貌？”

这霍人杰刑求虽毒，对风翩翩却极是谦恭。风翩翩却一点也不领情，冷冷道：“案发详情，我自会向东方总捕交代；你办自己的事罢。”自顾与赵四公子离去。

赵四公子离开时，公然扒走几块充作证物的酥糖，抛入口中大嚼，只觉入口香甜松软，不腻不黏，吃得出是不久前新鲜制成的。官差见他是风大人的友人，自然乖乖不敢多言。

风翩翩带着赵四公子，在一条条窄弄左拐右转，走到一家其貌不扬的小馆子，招牌刻着三个歪歪斜斜的大字：六必居。

他显然是小馆子的阔客，堂倌原来没精打采，见着他立时精神抖擞，眉花眼笑，不待吩咐，已沏来一壶上好龙井，奉上四小碟冷食：老秧瓜、黄瓜、芥菜头、糖蒜。酱味与龙井茶味一浓一淡，格格不入，须当啜一口茶，另吃一块冷菜，歇一歇，待得酱味消溶殆尽，方再啜第二口茶。虽则麻烦，风味却在此等麻烦之中。

二人边苟边聊，说起铁定山堂兄弟三人遭连环杀害之事，风翩翩道：“十天前，霹雳庄的洪承天约给人发现倒毙在洪家城的别馆，身上有刀剑伤痕多处，身旁还有一刀二剑，约是铁火堂的上上品兵刃。”赵四公子失声道：“洪承天不就是霹雳庄的少庄主？这下事情可闹得大了。”

风翩翩道：“可不正是。此案事涉洪、铁两家，事干体大，皇上亲自下旨，着礼部胡尚书负责办理此案，神鹰神犬东方总捕辅佐侦查，限令三月内破案。”

赵四公子道：“此进蒙古人北方未退，东北金人又正崛起，江浙一带倭人作恶又有死灰复燃之势，霹雳庄、铁火堂一掌大炮之制造，一掌士卒兵刃之铸淬，是朝廷军事两大栋梁，如若发生龃龉，恐怕牵连甚世；怪不得皇上如此紧张。”

风翩翩叹气道：“如今铁平山、铁定山、铁一航三人为刺客列营所杀，事情越闹越大，更形棘手。”

赵四公子啜一口龙井茶，茶叶虽是上品，略嫌井水稍差，说道：“铁火堂上上品兵刃每年铸造不过一百之数，更不会贸然卖与非朱姓之王公大臣，然而数十年来，亦有不少流落民间，单凭遗下来的一刀二剑，似乎未足以坐实是铁火堂所为。”

风翩翩道：“洪承天死前的下午，有人见过铁平山、铁定山、铁一航三人一起到过洪家别馆。”

赵四公子沉吟道：“这位目睹仁兄会不会是个妄言之徒？找他来对质一问，可不就清楚了吗？”再想一想，又道：“铁平山三人如果访过洪家别馆，定有家丁佣仆见到，一问便知。”

风翩翩道：“人证便是丐帮帮主风云丐，你倒说他是不是妄言之徒？再说，洪家别馆上下二十八名家丁佣仆，已同时给杀个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赵四公子动容道：“好辣的手段！”又道：“楚大哥约了风云丐在此地相会，你知不知他在哪儿？”风翩翩道：“风云丐突于七日前无故失踪，无人找得到他的下落。你问我，我倒想问问你，究竟楚盟主有没有约定风云丐在某处等候？”

赵四公子摇头道：“楚大哥与风云丐没约定在什么地方，本以为丐帮弟子到处都是，总不成找不着帮主的下落。谁知我们今早才到京城，找了十多名丐帮弟子，均问不出风云丐到

了何处，楚大哥又忽忽入宫觐见皇上，商讨朝廷、武林合作之条款，便把此事暂搁下来。”

二人相望无语，各啖一啖龙井茶，吃几块冷食，心神恍惚，食不知味，均暗暗替风云丐安危担心。

风翩翩道：“由于没有人证，铁平山三人又死口不认曾经到过洪家别馆，东方神捕只有放人。”

赵四公子想了一想，说道：“如此轻易放走铁平山三人，霹雳庄又岂会罢休？东方神捕算无遗案，这回可大大失策了。”

风翩翩苦笑道：“铁火堂权倾朝野，东方神捕又不能将铁平山三人诉诸刑求，查无实据，便只有放人的份儿。”

赵四公子道：“你说得也是。不过霹雳庄也不是省油的灯，洪承天就此死了，洪家岂肯罢休？”

风翩翩道：“正是。所以，铁平山三人之死……”

赵四公子一拍大腿，接口道：“霹雳庄正是最大的嫌疑！霹雳庄富甲天下，当然付得起刺客列营的杀人金绰绰有余。”

风翩翩不住叹气，说道：“但愿此事另有内情，否则，以洪铁两家的财力势力，一旦互相攻杀内讧，恐防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甚或动摇社稷，亦是大有可能。”赵四公子忽地想起一事，担心道：“此刻正值武状元秋闱殿试之期……”

风翩翩道：“我亦正是担忧此事。穷文富武，武状元一向是洪、铁两家之禁脔，如今霹雳庄、铁火堂两族菁英，俱都麇集于京师，一旦双方血战，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赵四公子道：“明天便是会试，三天后举行殿试，如若发生事故，那便糟了。”风翩翩道：“若当皇上及文武百官俱在，到时发生事故，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赵四公子蓦地拍掌道：“我有一条妙计！”

风翩翩大喜道：“什么妙计？愿闻其详！”

赵四公子神色凝重道：“我俩分头行事。你先回家中，吩

吩咐子预备山珍海味、京城名菜，我则与楚大哥合，今晚来你家大吃一顿，再把你家中珍藏名酿喝个清光，大醉一番，明天的事明天才算，岂不甚妙？”

风翩翩听得目定口呆，好一会方才懂得鼓掌道：“此计确是妙绝天下，我们就依计行事吧。”赵四公子目眺门外，忽地眼睛一亮，忽忽道：“风公子，一言为定，咱家哥儿俩今晚便来贵府叨扰，务请多备酒菜！”一溜溜跑出馆子”

风翩翩见赵四公子匆忙而走，大是奇怪，但亦不便追上去查问究竟，只好一肚子疑问留在馆子结账。

你道赵四公子见着了谁人？他瞥见小叫化身形在远处街角一闪，恐防追之不及，急忙便追了出去。至于他为何如此紧张小叫化，其中自然大有原因”赵四公子轻功何等高强？几个起落，转入街角已然追上了小叫化。小叫化不知道赵四公子已在背后，兀自蹦蹦跳跳地走着。

忽听得一声暴喝：“赵兄，留神！”背后金刃破空之声鸣鸣作响，偷袭者内力沉雄，大是一等一的高手。

赵四公子回过身来，一根金光闪闪的小磨钢鞭相距胸膛不及半尺，百忙中一个铁板桥，险险避开来招，然而全身空门已全在对方钢鞭笼罩之下。

他身经百战，交手一招，已知偷袭者武功实是非同小可，不待对手变招袭击，一记懒驴打滚，脱逃出钢鞭攻势范围。

谁知对方不再追击，突然收式，赵四公子最后那一滚反倒显得多余。只见那人三十出头，气宇轩昂，身穿正二品官服，抱拳道：“久闻赵四公子武功天下第一，在下心仪已久，今日有缘遇见，忍不住便要出手向赵兄讨教几招，尚请恕罪莫怪。”

赵四公子在地上打了个滚，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倒还罢了，举目一看，被那人阻得一阻，小叫化已不知走到何方，不由得无名火气三千丈，冷冷道：“屈神捕，我俩难得有缘见面，讨

教一招怎么得够？你再上来，我们再切磋三五百招。”

他凭来人的衣服武功，已认出他的身份：京师七神捕之首——神鞭使屈万里。屈万里身后突地响起一阵热烈的鼓掌之声，涌出七、八名官差，为首一人正是霍人杰。屈万里赶到现场，霍人杰向他报告一功，屈万里遂留下另一神捕诸葛又明打点一功，领着霍人杰，忽忽追了上来。

霍人杰谄笑道：“老大果然好功夫，为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屈万里不理睬霍人杰，对赵四公子道：“在下亦有此意，想借此难逢机会，多领教赵兄高招。只是身有公务，想请赵兄回衙门一行，垂询有关今日凶案事宜。讨教之事，只好暂且搁下了。”赵四公子火气渐退，冷静下来，寻思：“咦，不对，这家伙是有意来拆我的台！嗯，我与他素未谋面，更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这样来找碴子？”百思不解，强忍怒火，静观后变，说道：“在下有要事在身，改天才亲上衙门，向东方总捕交代此案。”屈万里皮笑肉不笑道：“此案皇上极为看重，并已下旨，不惜一切破案，万望赵兄能够合作。”

赵四公子道：“我要是不合作，那又如何？”

屈万里道：“那只有怪在下无礼了。”

他此言一出，霍人杰与那七、八名官差均是磨拳擦掌，同时预备出手。生擒赵四公子，虽非一件奇功，更非破案关键，只是传出江湖，京城七神捕名字定必传遍天下，大大光彩，胜过升官发财，赵四公子虽是威名震天下，可是他们与屈万里共事多年，深知他武功的厉害，再见他适才一招把赵四公子逼得狼狈不堪，更是信心大增。

赵四公子道：“屈神捕，你熟悉大明律例，拒捕、伤害朝廷命官两条罪名，最重刑罚是磔刑，家属充军，对不对？”

屈万里见赵四公子口气放软，反而有点失望，傲然道：“你知道就好。”赵四公子道：“那你今晚便到风翩翩府上捉拿我

吧！”身法快似鬼魅，窜至屈万里身前。

屈万里大吃一惊，想不到艳四公子来得如此之快，百忙中钢鞭一挺，封住对方来势，却见到眼前漫天黄影铺过来，避之不及，全身上下微微一痛，目不见物，心中又气又怒：“他妈的！”水磨钢鞭舞得密不透风，护住全身。

原来赵四公子突然起脚，挑起地上一大蓬泥沙，屈万里料不到有此一着，全身上下给泥沙洒个正着，黄沙入眼，不能视物，麻痒难当，比之适才赵四公子在泥地打滚，更是难看三分。

飒飒两声，霍人杰拐子棍慢了一步，此刻才递到出来，赵四公子早已饱食运场，飘至五丈开外，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身子一晃，已不知所踪。

霍人杰大怒，叫道：“追！”一马当先，挺棍疾追，七、八名官差连忙跟随。屈万里用力一眨眼睛，黄沙随泪水流出来，勉力睁开眼睛一线，喝道：“别追了！还不丢人现眼够了么！”

霍人杰止住脚步，心中暗骂道：“你奶奶的熊，自己出了丑，拿我们这些下属出气，操你十八代老祖宗！”

屈万里拳头握得叻嘞作响，恨恨道：“赵四，终有一日，要你落在我的手上！”却说赵四公子一口气跑到紫禁城外，等了大半个时辰，楚十力终于出宫，他向楚十力道出今日发生种种之事，楚十力大为震惊，甚是担心。

赵四公子笑道“我早知你会关心此事，已约了今晚在风翩翩家中吃饭，看看你楚盟主有没有帮忙的地方。”

楚十力喜道：“四弟真是我的知己！”

于是楚十力把从玉皇顶携同过来的十八名高手随从安顿在京城最大的客栈京顺居，迳自和赵四公子到风翩翩府上赴宴。走到一半，忽然传来阵阵香气，赵四公子突道：“楚大哥，你且等我一会。”

他沿着香气，窜入街角一间店铺，门前悬着“北京酥糖，甜

冠天下”旗帜，店前正烤着酥糖，怪不得香气四溢。

赵四公子抛下一文钱给掌柜，说道：“掌柜，先试吃一块，好吃才多买。”从滚烫的新鲜酥糖撕下一小角，放入口中，细细咀嚼一会，才咽下胃里，跟着从口袋掏出一块吃剩的杀手酥糖，再吃下，味道果然一模一样。

他心中大喜：“得来全不费功夫！幸亏我鼻子灵光，远远便嗅出这酥糖气味。”掌柜笑嘻嘻道：“怎样了，滋味吧？本店的酥糖，在京城真个大大有名，顶呱呱的哩！”

赵四公子不动声色，说道：“请问掌柜，今早是不是有一个四川口音的外省人，到来买了一大把酥糖？”

掌柜点头道：“是呀，是呀，公子是怎么知道的？”

赵四公子蓦地一拍柜面，木屑纷飞，恶狠狠道：“大爷便是京城七神捕之首屈万里，你听过我的名字没有？”

屈万里神捕在京城的名头响当当，真是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掌柜颤声道：“听过，听过，大爷大爷，你大驾光临敝店，有何……有何吩咐？”

赵四公子粗声道：“今日京城发生了三宗命案，死的都是大人物，否则也不用劳动到我屈神捕出马。我们怀疑那名四川人便是凶手，他既然早上到过你店里买糖，恐怕你也脱不了嫌疑！”掌柜吓得魂不附体，哀求道：“屈大爷，小的真是什么都不知情，大爷你明察秋毫……”

赵四公子道：“本神捕明察秋毫，还用你说？快快把那凶手早儿来买酥糖的经过，详详细细告诉本大爷，一点也别要遗漏！”掌柜一个劲儿道：“是，是，是。每天早上，总有七、八名酥糖小贩来买酥糖，那凶手是新客人，又是外省人，分外惹眼……”他口齿不清，唠唠叨叨说了一大串，赵四公子却听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问道：“便是这么多？还有没有隐瞒的？”

掌柜摇头道：“没有，没有，小人怎敢隐瞒？”忽地省起，拉

开抽屉，检出了一串铜钱，双手捧出，说道：“那杀手便是用这串铜钱来买酥糖的，不知……这算不算证物？”

赵四公子一看，见到束着铜钱的红绳子如同新簇，束以一个别致的花结，一手挟过，说道：“好，掌柜，见你合作，今日便不用你到衙门去。以后随传随到，知道吗？”

掌柜大喜道：“知，知道了。”

赵四公子低声道：“此案牵涉甚大，事关朝廷机密，你一个人也别要提起，连你老婆也不要说，明白吗？”

掌柜颤声道：“小的，没有……老婆。”赵四公子道：“没有老婆？窑里的老相好呢？有没有？”

掌柜忙道：“也不说，也不说，翠红跟兰芳，两个都不说。”

赵四公子哈哈大笑，抛下一小块碎银，说道：“这是赔你那串铜钱跟破了的柜台，免得你在背后说我屈神捕的闲话。”扬长而去。楚十力在酥糖店对面，把赵四公子与掌柜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对赵四公子道：“四弟，刺客列营只是受雇行刺，纵是刺杀铁定山的杀手，亦不会知道谁是雇用他的主谋，你纵是查出杀手来历，又有何用？”

赵四公子目光闪过一抹哀伤，说道：“我二哥在三年前，为刺客列营所杀。”楚十力恍然大悟，说道：“如果你找到刺客列营的老巢，一定要告诉我，好让大哥助你一臂之力。”

赵四公子哀伤半晌，后又展颜笑道：“大哥放心。刺客列营杀手众多，我自然不会蠢得走去贸然只挑，到时必定广邀人手，以众凌寡，少不了大哥的份儿。”

楚十力与赵四公子走到一家门庭朴素的院子，正是风翩翩府第，家仆通传后，风翩翩换了一件淡绿短衫，来到门外相迎：“楚盟主，四月不见，风采更胜啊。”

赵四公子笑道：“别说门面话了，快说今天预备了什么好菜来招呼咱两位嘴尖的大爷，方是正经。”